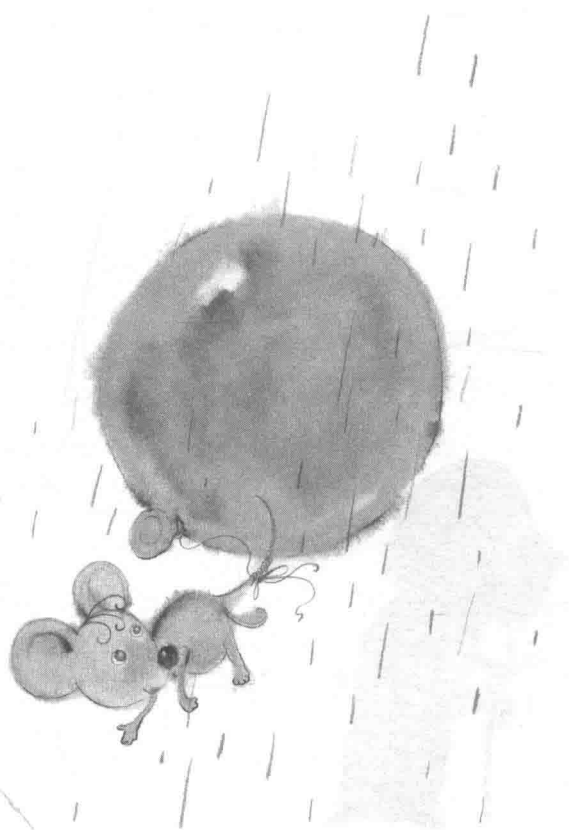


翠
鸟







杨老师已经很老了，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体。

他就像大河中的一滴水，没日没夜地奔腾流淌，猛一定神，才发现已经到了入海口。

他又像一匹追赶太阳的骏马，沿着地球的纬线跑了一圈又一圈，每时每刻都是早晨，当他第一次看到黄昏，才发现自己的步伐已经撵不上太阳了……

可他还在给学生上课。希望和光明仍然在召唤他。就是作为沧海中的一滴水，他也愿意蒸发升腾，化作甘霖重降人间。

他毕竟老了。楼梯上，当迈着轻盈步伐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从他身边飞过的时候；课堂上，当他不得不停止讲课，而喘口长气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支两端一起点燃的蜡烛，已经快要燃尽了。

“同学们！你们就要毕业了！”他对着教了整整六年的学生们说，“我诚恳地希望你们留给我一样



东西……”

同学们都不说话了，一齐瞪大眼睛看着他。

“你们每个人能不能去捕捉一只蝴蝶送给我，不要买，也不要别人替代……”杨老师十分动情地说。他浑浊而苍老的眼睛反射着从四面八方射来的光，使孩子们既感到奇怪，又感到一种扯不断流不完的留恋。此时此刻，他不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倒像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尽管孩子们不明白杨老师要蝴蝶干什么，但他们的眼睛潮湿了。六年来，杨老师既像母亲又像父亲一样给予他们关心和帮助、慈爱与体贴。这一切温情一齐涌上孩子们的心头。

没有人说话，杨老师的认真和诚恳使他们感到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大家都去捉蝴蝶。谁也不愿意捉一只普通的白色的小粉蝶交给杨老师，每个人都想捉住一只美丽的、别人没有见过的大蝴蝶。于是，公园里、山谷中、河流旁，人们看见一群小学生拿着各种各样的网子和帽子，甚至脱下自己的衣裳，东奔西跑，欢呼跳跃。人们都以为他



他们在为生物课采集标本。

一个叫紫薇的孩子捉到了一只红蝴蝶，那蝴蝶飞翔的时候就像一团火焰。它伏在草地上，孩子们还以为是一朵红杜鹃……

一个叫绿风的孩子捉到了一只银色的蝴蝶。谁见过这样珍奇的蝴蝶？当他在荷叶上发现它的时候，还以为那是一滴硕大的正要向下流淌的水滴。

当一个叫蓝天的孩子发现一朵盛开的金蔷薇居然会跳动的时候，他几乎要叫出声来。这一时刻，没有比他再幸福的人了，他捉到了一只金蝴蝶。

每个孩子都把自己认为最珍贵的蝴蝶交给了杨老师。杨老师向每个孩子深深地鞠躬，闹得孩子们都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杨老师要这么多蝴蝶干什么呢？在每个幼小的心灵里都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孩子们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忍不住要问，于是，他们推选了紫薇、绿风和蓝天去找杨老师。这恐怕是他们向杨老师提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他们就要毕业了。

三个孩子万万没想到杨老师会这样回答他们，

杨老师说：“我只是想这样，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三个孩子带着疑问从杨老师的家里失望地走出来。

紫薇说：“杨老师一定想把它们做成标本，然后告诉我们的学弟学妹，世界上还有这么美丽的蝴蝶。”

绿风说：“杨老师是要把它们做成一幅五彩缤纷、欣欣向荣的蝴蝶粘贴画。”

蓝天说：“你们说得都不对，杨老师是要用蝴蝶做成纪念册，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蝴蝶下面。”

升学考试过了。孩子们都考上了很好的中学，大家都像小鸟飞离养育自己的那片小树林似的离开了学校。只有紫薇、绿风和蓝天还惦记着那个没有解开的谜。

上中学的前一天清晨，他们又一起来到杨老师的家。这一次，他们没有敲门，而是从敞开的窗子向里探望——那秘密说不定就藏在屋里的什么地方。

屋里静悄悄的，他们看见杨老师还在睡觉。孩子们屏住呼吸，生怕惊动了老师。他们的目光在狭小的房间里寻找，他们希望看见那幅五彩缤纷的蝴蝶画或者是放在书架上的标本，或者是一大本纪念册。



可惜都没有……

忽然，他们发现一只美丽的鸟儿从杨老师枕边飞翔起来，那鸟健美而轻盈，羽毛五光十色。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鸟儿。

紫薇首先指着鸟儿叫起来：“看它的翅膀，我的红蝴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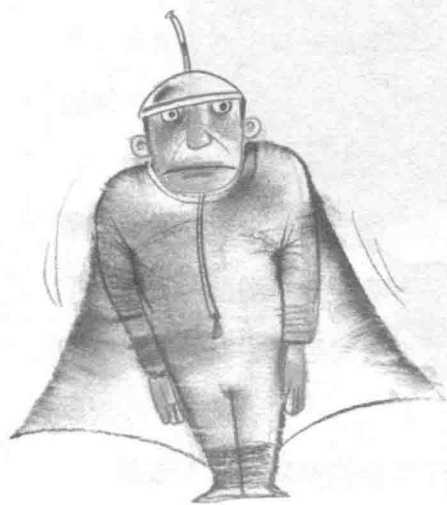
绿风叫起来：“那儿还有我的银蝴蝶！”

蓝天也叫了起来：“我的金蝴蝶！”

太阳出来了，鸟儿从窗里飞翔出来，彩色的羽翼全部舒展开来，无数的彩蝶上下翻飞，五彩斑斓，光彩夺目……



夏
雨







——

高一的化学老师得了颈椎病。

最初，他只是脑袋不能灵活转动，后来胳膊不再能举起粉笔，再后来腰不再能直立。直到有一天，他让儿子背着他来到学校，坐在一把椅子上，轮流向他教的六个班学生告别。

他的儿子将一根火柴递到他手里。他颤抖地举起手，火柴在黑板上一擦，随着小小的刺啦声，火柴燃烧起来……

他说：“你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能在黑板上划着火柴？现在我告诉你们，劲头儿太大了不行，劲头儿太小了也不行，熟能生巧……”

他的手仿佛已经失去知觉，直到火柴在他手中全部熄灭。

他走了，给同学们留下了一个一语双关的名字——

他叫王水。这是个极其普通的名字，但在化学药品中，王水是硝酸和盐酸的混合液，王水能溶解金子……

化学老师的突然病倒，让校长措手不及。他万万想不到这位正值壮年的骨干教师竟是这样容易被病魔打倒，而且这样迅速。他现在没有富余的化学教师来替补，况且王水老师已经把化学课推到了一个其他老师难以企及的高度。

学生们的情感在短暂的留恋之后，注意力便很快地转移了。他们不再关心王水老师到底是住了院还是在家休养……他们开始密切地关注化学老师的下届人选——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谁将与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共度高考难关。

而高一（2）班学生们的情绪就更加亢奋，因为在失去化学老师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自己的班主任。也就是说，未来的化学老师不但直接影响他们的化学成绩，同时还将担任他们的顶头上司——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前途。

于是，他们四处宣扬：他们绝对不要庸才，他们是吃过螃蟹黄儿的，请不要用炒鸡蛋加点儿醋来糊弄



他们。

二

三天以后，一位陌生的女人在校长的陪同下走进了高一（2）班教室。于是，男同学不约而同地“哟”了一声，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对女人的不恭。而女同学则一齐鼓掌，尽管她们当中也有人不喜欢女教师，可为了掩饰她们心灵深处的情感，于是也跟着鼓起掌来。只有一位坐在最后边的女同学，既没有鼓掌，也没有“哟”，她只是瞪着明亮的眼睛望着新来的女教师，眼睛里流露出友好与希望。她是一个星期前从另一所学校转来的，她既不明白男同学为什么“哟”，也不明白女同学为什么鼓掌。

这一切，女教师尽收眼底，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使她泰然自若，遇事不惊。经验告诉她，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她微笑着把目光洒遍整个教室，只是把目光在那位女同学的脸上时稍稍停顿了一下。女教师虽然长得小巧而纤细，但却显得干练而整洁；身材笔挺，头总是微微地昂着。身上的衣服一尘不染，头上没有一根乱发。她





会使人想起一个非常精细的仪器部件。

“我叫夏雨！”女教师已经站在讲台上，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名字。

那板书很工整但不帅气，仅这一点就比不上王水老师了。学生们不免有些失望。

有人嘻嘻地笑起来：“下雨？下雹子不下？”

夏雨转过身来笑笑：“下雹子是需要条件的，当高空中水滴凝聚的时候，只有温度低于零度，水滴才会凝成冰。我的温度不够，冷冻不起来，所以……我只会下雨。”

往常，这种语言只会引起一些善意的笑声。

夏雨没有想到，她的话音刚落，教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这笑声分明饱含着嘲弄的意味。

她感到莫名其妙。

她不说话，只是平静地挨个观察。

她看见了一个男同学铁青的脸，那眼里充满愤怒甚至含有敌意。夏雨知道，这就是刚才问“下雹子不下”的那个同学。但关键的一点夏雨不知道——他的外号叫“冷冻虾”。



“冷冻虾”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只有十六岁，却不知怎么练成了一双尖刻的眼睛。他总是怀有敌意地去观察所有人、所有事物。别的同学帮老师拿教具，他必定会说：“学习不好，也不用在这上头下功夫呀！”别人站在窗台上擦玻璃，他必定会说：“为了让老师表扬，摔到楼底下可不值得！”谁要是带个什么新鲜东西到学校，他必定会说：“这有什么呀！还指不定是哪儿来的呢！”学习成绩好的他妒忌，认为是请了家庭教师；学习成绩不好的，他则放肆地嘲讽。

别人对他有多少好处他全都记不住，而只要有一点儿小事得罪了他，他就要牢牢记住，而且必定要进行报复。

他把尖刻当成聪明。他自己没有朋友，也以为任何人都没有朋友。因此，他得到“冷冻虾”这个外号，绝不仅仅因为他瘦，或是因为他总是弓着腰走路。

现在，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夏雨在公开嘲弄他。

“兔子，等着瞧！”他用了一句动画片中的台词在心里暗暗说道。

这一切，夏雨都不甚了了。她猜想她刚才的讲话可



能是犯了这位同学什么忌讳。

等教室安静下来，她翻开教案说：“王水老师已经给你们讲到了‘催化剂’一节，还没有讲完，我现在继续把它讲完……”

说着，她熟练地用一只灰白色的细长塑料勺从玻璃瓶中取出一勺亮晶晶的粉末，轻轻放到一个小玻璃杯中。

“这是铝粉，现在我们试着用火柴点燃它。”说着，她拿起了一根火柴，划着了它。

一切都符合操作规程，而且熟练规范。教室里却有人窃窃私语起来。夏雨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不免有些慌张，她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错了规矩。

她哪里知道，她的前任化学老师不是这样划火柴的。王水老师划火柴根本不用盒上的磷片，而是头也不回，挺直腰板，十分潇洒地在背后的黑板上轻轻一蹭，火柴便燃着了。这是王水老师的绝活。你不要小看这点儿绝活，当王水老师第一次与学生见面，略施这个小技的时候，学生们全都惊呆了。下课之后，学校门前小店里的火柴立刻脱销。黑板前的地下堆满了废弃的火柴



梗——居然没有一个同学可以划着。这点儿绝活镇住了几届学生。

而夏雨老师却没有这绝活，她只会机械地去用火柴凑近铝粉，然后再像背书一样地说：“你们看，铝粉用火柴是很难点燃的。”然后又刻意提高嗓门说：“但是——假如我加一点碘进去——”说着，她还是不失熟练地从一只棕色的玻璃瓶中，取出几颗紫色的小晶体，放到铝粉上。然后又用那种小孩子都会用的划火柴的方法点燃了火柴，凑近了铝粉。

先是一小股紫色的烟雾升起，接着铝粉便燃烧起来，释放出黄色的火焰。

学生们安静下来，静静地观看着。

“碘就是铝燃烧的催化剂！”夏雨说。

以往夏雨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像说相声抖包袱一样，总是斩钉截铁、神采飞扬。今天，却不知为什么有点儿软弱无力，就像碘和铝本身那样毫无生气。

“请问，糖燃烧的催化剂是什么？”“冷冻虾”突然毫无顾忌地说。

全班同学的目光一齐向“冷冻虾”看去。大家心里